



王炳根 著



玫瑰四
威非與凋謝

冰心吳文藻合傳

〔下編〕



王炳根 著

玫瑰的 咸昇與凋謝

冰心吳文藻合傳

〔下編〕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下 编

第七章 旅居日本

1. 战后驻日外交官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由盟军最高司令部与盟国对日委员会管制。

日本宣布投降前夕，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即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官，负责安排和主持日本投降仪式，对日本实行占领。1945年8月28日，麦克阿瑟命令驻扎在冲绳的第八集团军第十一空降师，乘坐45架运输机在厚木机场着陆，开始了对日本的军事占领。29日麦克阿瑟乘坐他的“巴丹”号C-54型座机从马尼拉飞往冲绳，第2天便开始实施大规模空运。9月2日，星期天，东京湾上空阴云密布，凉风习习。清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升起一面曾在1941年12月7日开战那一天飘扬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的国旗。在《星条旗永不落》的乐声中，麦克阿瑟登上甲板，气宇轩昂地来到一排麦克风前，神情庄重地致辞：“我们，各主要参战国的代表们，今天聚集于此，来签署一项庄严的协定，以使和平得以恢复。……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十分美好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我们将致力于维护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最美好愿望。这是我的真诚希望，实际上也是全人类的希望。”话毕，麦克阿瑟指着对面的桌子，让日本代表上来在投降书上签字。日本外相重光葵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子旁坐下，慌乱地摘下礼帽和手套，结果把手杖也掉在地上。他右手颤抖地拿着笔，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签了字。代表日军大本营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依然昂首挺胸，连坐也没坐就弯着身子草草地签了字。麦克阿瑟用

了不下六支笔来签名，一支笔写一个音节，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这些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笔，分送给友人和有关单位^①，当然他自己也留一支做纪念。随后，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等国的代表，也纷纷签了字。签字毕，麦克阿瑟宣布：“现在，世界已恢复和平，让我们为上帝永远保佑它而祈祷。”

日本在“密苏里”号签署的投降书，不是对一个国家而是对二战中的同盟国^②，而对日本的占领，也是同盟国的占领，美国为了战后的战略利益，不想日本像欧洲战场的德国那样被瓜分，便抢先占领了日本。但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美军的占领一开始底气并不是很足，因而除苏联之外，邀请了各同盟国派出军队共同占领日本，包括中国的军队。1945年10月，美国以公文形式致电中国政府，约请中国派一支5万人的军队协助盟国占领日本，并希望由参加过印缅远征作战的孙立人统领的新一军担当此任。然而，当时蒋介石已将最精锐的新一军派往东北，打算仅派一支5000人的部队象征性地去日本。可是美国一再要求中国至少要派遣一个师。最后，蒋介石决定由曾在越南河内担任接受日本投降任务的荣誉一师和荣誉二师合编成的六十七师前往。荣誉二师系蒋介石嫡系部队，师长戴坚，少将军衔。该师建制完整，兵员充足，有精良的美式装备，是当时较为理想的赴日部队。1946年2月接到命令后，立即海运至上海江湾驻扎，等待前往日本。在此期间，进行了严格整训，淘汰老、弱、矮、丑的官兵，并从其他部队中选调五官端正、身高1.70米以上、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兵员进行补充。整训待命期间，部队特别进行了军容仪表和国际交往礼节的课目训练，连以上军官甚至还有西餐和交谊舞的训练。5月，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人员、上校参谋廖季威同第六十七师师长戴坚等人从上海乘坐B-24重型轰炸机前往日本，同美军商谈中国驻军地点等问题。根据协商，中国占领军驻扎在日本爱知县，必要时再扩大到三重县和静冈县。当时第六十七师编制为14500人，有歩兵团3个、炮兵团1个、运输团1个，此外还有战车、工兵、通信等营各1个，驻扎日本后，将隶属美国第八集团军第一

① 据说，温莱特、帕瓦尔希、杜鲁门、西点军校、海军学院、麦克阿瑟夫人、“密苏里”号都得到了这样一支笔。

② 东南亚各战区均有投降仪式，中国战区的投降仪式于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何应钦上将代表蒋介石委员长接受日本冈村宁次的投降书。

军团指挥。从1946年5月开始，国民政府驻日本先遣人员在横滨不断与美军联系驻军的编制、装备以及车辆运输等问题。6月初，国防部发布命令：占领军先遣队正式进驻日本，国内各新闻机构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大公报》《新闻报》《中华时报》《自由中国》等均热情地报道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扬眉吐气的历史事件，有的报纸甚至将占领军人员全部名单及军衔广为刊载。这些内容在日本也同时见报，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但至6月下旬，国内全面内战爆发，驻扎在上海的六十七师，最终接到的命令，不是开赴日本，而是开往苏鲁豫国共两党的内战战场，最后惨遭重创。^①

在麦克阿瑟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完成后，以美军为主的盟军迅速完成了对日本的占领。此时的麦克阿瑟踌躇满志，依照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共同制订的占领日本的基本政策，由他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根据这些法令，在日本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称之为“民主改革”。1945年10月麦克阿瑟开始对日本特务警察及公职人员进行政治整肃，10月4日，颁布了《关于民权自由的指令》，废除治安维持法，命令日本政府释放政治犯。此后不久，又颁布了《为保障日本国民的基本权和政治自由的指令》，提出男女平权及妇女解放，促进工人的团结和组织，教育自由主义化，将国民从专制政治下解放出来以及经济民主化等5项原则。此间，麦克阿瑟还确定了修改日本宪法的三项原则，即保留天皇制，但其权力须受宪法限制并从属于人民的最高意志，放弃战争及战争准备，废除封建制度。这年年底，在占领当局敦促下，日本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土地改革方案。

麦克阿瑟的民主改革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改革的目的从根本上说也是为美国全球利益服务，因而受到苏联的质疑与抵制。于是，1945年12

^① 资料来源《中国军队战后未能登上日本领土之谜》，《飞扬军事》网站，WWW.FYJS.CN。黄鹤逸著《东京大审判》（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将国民政府派遣占领军，作为历史事实来描写，并且演绎出一本书的故事，这是对历史对后人不负责任的态度与做法。其中有这样的具体描写：“十月十六日，暂编第十师官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携带最好的武器，由代表团参谋长喻哲行中将率领，乘坐‘胜利号’运输舰，由吴淞口出发，经东海去日本。考虑战后的日本生活物资奇缺，还带了大批粮食罐头制品，以及五辆军用卡车、六辆吉普车、四辆小轿车和一辆中型客车。”“中国驻日部队驻扎在涩谷区。”

◎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

月16日~2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举行了莫斯科会议^①，议定并征得中国同意：为管制日本，成立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和设在东京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其中，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由中、美、英（包括英联邦国家）、苏四国各派一个驻日代表团参与管制。“美国坚决主张盟国对日委员会不应成为一个控制机构，并不应干涉最高统帅在执行政策方面的行动自由。因此，最高统帅或他的代表将担任主席。”^②最高统帅的代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主席为艾其森。“在1946年4月3日于东京举行的盟国对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麦克阿瑟宣称，他认为盟国对日委员会只具有顾问及咨询作用。他声明，由于日本未来的格局已由他所发布的各项指示加以确定，盟国对日委员会应倾全力于未来的而不是过去的行动。他还建议，盟国对日委员会应举行公开会议，而且应注意不要‘对我们的占领政策提出尖锐的、恶意的批评’。”^③

同时，另一个机构也接着产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据《波茨坦公告》与莫斯科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决定，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4月26日修正）。依据这个宪章，由有关各国提名、经麦克阿瑟任命的11名法官是：美国的J. P. 希金士（后由M. 克莱墨尔将军接替）、中国的梅汝璈先生、英国的派特里克勋爵、苏联的I. M. 柴扬诺夫将军、澳大利亚的W. 威勃爵士、加拿大的S. 麦克杜哥、法国的H. 柏奈尔、荷兰的B. V. A. 罗林、新西兰的E. H. 诺斯科罗夫特、印度的R. M. 巴尔、菲律宾的D. 哈那尼拉。

但是，无论是“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还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然是以美国为主，前者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的颁布、最后审判的确认与执行，都是麦克阿瑟，因而，盟国三个在日本的机构，最高权力均属麦克阿瑟。

① 三国外长分别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J. F. 贝尔纳斯、英国外交大臣E. 贝文。

②③ [英]阿诺德·托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八卷第二编第三章《1945~1947年间盟国对日本的占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本书原为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译皇家国际事务学会，通称查塔姆大厦）负责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为英国史学界权威阿诺德·托因比，主要编写人员均为英美著名学者。

1946年3月31日，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华民国代表团乘专机飞抵日本，厚木机场没有一个记者，媒体上没有任何消息，此一斑可见代表团的分量了。但是，团长朱世明是一个有能力、会折腾的人，这位湘籍的留美将军，虽然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但他的军人外交却是出了名的。此公先后任浙江省保安司令，驻苏联使馆武官，驻美使馆武官，外交部情报司长、发言人等，还时常充任蒋介石的翻译和特使。1945年9月，朱世明作为中国受降主官徐永昌将军的翻译，在东京湾的密苏里战舰上，见证了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签署投降书的历史性时刻。在中国派遣占领军的过程中，他也曾多次往返日本，与美国协调有关事宜。^①有人说，朱世明似乎是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这个位置而生的，他精英语，懂得多国语言，谙军事，长外交。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黄仁宇曾任朱世明的随从不官，在他的印象中，朱世明“说一口毫无瑕疵的英文，有时还夹杂美式口语。他认识上千名美国友人——将军、海军上将，西北航空的副总裁，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等等。他的记忆力直追照相机。”^②梅汝璈在日记中，对朱世明曾有这样的记载：

朱将军是我国特派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的总代表，也就是我国驻日的最高长官。国府主席给他的手令是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以外我国在日的文武官员都归他节制。同时，他又是代表我国与麦帅总部交涉的唯一对手，我国在日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种种工作的展开都要靠他主持。这个工作是艰巨的，这任务是伟大的。^③

朱世明并不直接参与东京审判。但作为中国驻日本最高长官，传奇经历与广泛的军政人脉，给中国检察官与法官提供了非常及时的巨大帮助。“朱世明飞抵东京时，正是中国检察官调查取证最艰难的时候。朱世明亲自出面，说服麦克阿瑟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本内阁与陆军省档案，使得中国

① 关于“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头衔，可能后来被误用，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他的职务是“盟国对日委员会委员、中华民国代表团团长”。

② 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第1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4月版。

③ 《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第6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检察官从极度机密的日本政府文件中，发现了战犯们不可狡赖的第一手罪证。朱世明到东京后，也几乎天天与中国检察官、法官会面。作为连接中国最高统帅和盟军最高统帅的中国驻日最高长官，他时刻关注东京审判的进展，并对中国检察官与法官在东京审判中应该采取的立场、策略、战术起着请示汇报、指导定调、交涉协调、排忧解难的巨大作用。没有他的居中指挥协调，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① 另一件不可小视的事，朱世明成功地说服麦克阿瑟，阻击了鸠山一郎出任首相。也在1946年上半年，日本进行了战后首次民主选举，鸠山一郎参加了首相竞选。鸠山所在的自由党当时崛起为日本第一大党，他当选该党总裁。鸠山一郎力主日本建立自主宪法、自主军备和自主外交，被视为战后日本鹰派代表人物。就在鸠山一郎以为首相之位唾手可得的时候，中国驻日代表团明确反对，朱世明向麦克阿瑟书面表达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麦克阿瑟个人也不喜欢这个能力出众、思想激进和不太听话的政客，但他不好直接推翻民主选举的结果。朱世明提出，对付鸠山一郎的办法是，鸠山一郎任文部相时，曾辅助军国主义政府，压制反法西斯言论，虽然够不上战犯与判刑，但也属于应该被盟军“整肃”的军国主义分子。当时已有20万名军国主义分子因为遭到盟军“整肃”而被“剥夺公职”，这样一来，鸠山一郎实际上就被盟军剥夺了组阁的资格。此事，可视为朱世明通过盟军司令部，开了中国人影响日本政坛格局的先例。

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设在原农林大臣官邸，朱世明与代表团的成员大都暂时居住在这里。梅汝璈曾来拜访，朱世明领他参观各个房间及其布置。“这完全是一所日本贵族式的房屋，明窗洁几，别有风味。窗外的园榭花草，尤其整洁可爱。我们席地而坐，品茗谈天，倒也富于东方意味。”^② 梅汝璈法官的待遇更高，居住在世界著名的东京帝国饭店，美国的将官以上的官员均居于此。帝国饭店并非高层楼宇，而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两层平房，立柱飞檐显得非常厚重，与中国的庭院建筑相似，环境幽静，鸟语花香。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帝国饭店有很强的抗震能力，1923年的大地震几乎将东京的房屋都震塌了，但帝国饭店安然无恙。梅汝璈居

^① 秦史黄《湖南人朱世明》。《三湘都市报》2010年5月12日。

^② 《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第6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

住的 288 号房间，客厅、卧室和洗澡间齐全，朱世明回访时，梅汝璈正在阳台上打太极拳，朱世明说，这个阳台真是大呀，足可摆上两桌酒席，可见帝国饭店是专门用来招待外国人的。朱世明站在另一个小阳台上，微风吹来，满眼清新，可望楼下的街道和广场。回到房间，各种现代化的设备、酒吧齐全，灯光柔和而明亮。梅汝璈说，自己过惯了战时简陋的生活，现在就像整日泡在温泉里，舒服得不行。梅汝璈知朱世明生性开朗，有湖南人的直爽、风趣与幽默，善交际，爱跳舞，帝国饭店有最好的舞会与歌厅，一些歌星以在这里表演而提高身价。战后虽然萧条，但由于美军高级将领们居住于此，帝国饭店依然歌舞升平，美女云集。朱世明听到这些，不免心动，说有时间一定来开开眼界。此后，帝国饭店也真成了朱世明经常光顾的场所。

这些都是吴文藻前往东京之前发生的事情。

1946 年 8 月 16 日，吴文藻飞抵东京，乘坐的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从羽田机场到达代表团驻地，已是傍晚时分，日本庭院的秋色在落日余晖中渐浓。前一天，盟军司令部为了庆祝日本投降一周年，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检阅了盟军的各个方阵，各大媒体都以整版的篇幅报道阅兵的盛况，麦克阿瑟向参阅的部队挥手致意的照片占据了半个版面，这种待遇在美国就是总统也不可能，可见麦帅在日本的威望如日中天。吴文藻洗浴后躺下阅报，本来想将重要的内容剪裁下来，但感觉有些困倦，也就改变了一下平日的习惯。

重要的消息在吴文藻抵达的当天还有一则，中国的清代皇帝、也是“满洲国”皇帝溥仪，前几天在苏联军官的押送下从海参崴到达东京，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作证。16 日，溥仪出庭作证，揭露日军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及其罪行，总算也是恕其一罪吧。这条消息，大多数的媒体在第二天发表，但吴文藻是在接他的汽车上、由副组长谢南光告诉他的。

吴文藻第一次接触谢南光^①，感觉他机灵而热情，做事麻利，在机场时，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谢南光便将他的行李、过关手续一一办妥。他的日语讲得极好，但与吴文藻讲华语时，则有明显的福建口音。谢南光

^① 谢南光（1902～1969），原名谢春木，笔名追风，出生于彰化，是台湾日治时期著名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也是战后著名的中国政治人物。

说，福建口音很复杂，仅方言便有好几大块，福州、莆仙、厦门都有不同的方言，他属闽南方言口音，“出生就在台湾，台湾大多数人都是从漳州、厦门过去的哪！”吴文藻这才明白为何他的日语讲得那么好——台湾被日本统治了半个世纪，不讲日语如何生存？

吴文藻抵达的第二天，代表团开会，既是欢迎他，也是让他与同僚们见面相识。出席会议的有团长朱世明、副团长何士礼，一组（军事组）组长李立柏，三组（经济业务组）组长吴半农、副组长林可仪，四组（文教组）组长郭心崧、副组长张凤举，还有五个处的处长、副官等等。吴文藻与谢南光自然出席，吴文藻最先希望担任四组组长，因为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分管的也是教育，业务熟悉，但是四组组长不能担任盟国对日委员会顾问，参加盟国对日委员会只有团长（委员）、副团长（首席顾问）、二组组长（顾问），其他人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代表团，虽然代表团具有大使馆的性质，但是由于前面加署“盟国对日委员会”，所以，任何的事情，各个国家的代表团都不能单独与日本打交道，必须通过盟国对日委员会、实际上是必须通过盟军最高司令部。吴文藻因为想了解战后日本的情况，仅担任四组的组长是办不到的，所以接受了二组组长也就是政治组长的职务，自然也就成为了盟国对日委员会顾问，所以，在朱世明、何士礼的排名下，便是吴文藻了。

吴文藻抵达东京后的几天，便到帝国饭店拜访了梅汝璈法官。梅汝璈清华毕业后，比吴文藻晚一年赴美留学，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文学士后，前往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与吴文藻同一年回国，先后在山西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抗战时也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所以，他们早已熟悉。吴文藻到达帝国饭店时，梅汝璈尚未归，摸了摸头，头发长了，便来到理发厅。没有想到吴文藻一出现，理发厅的人员全体站立鞠躬，谦恭到了几近低下的程度。战后来这里剪头发的人，都是盟国官员，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外交官或记者，别说在理发厅，但凡在街头遇上挂有盟国车牌的汽车，日本人都得退让。盟国人员在商场购物，均可获得免税的待遇，许多酒吧、饭店都有专门的座位，公共交通甚至是火车上，有专门的车厢供盟国人员乘坐。吴文藻刚到，尚未受到战败的日本对盟国的礼遇，但理发厅的师傅那精细的服务，却让他享受。十四年的战争，真正是颠沛流离，除了几次出访外，哪一回的理发不是匆匆！只求剪短头发，可能享受？现在靠在那张厚实而松软的转椅

上，咔嚓咔嚓的剪子声如在催眠，吴文藻的胡子密实，每次理发，刮胡茬对理发师都是一个挑战，弄不好便要出血，眼前的理发师，却是轻松自如，行走脸上的手与刀，如情人的纤纤玉指轻轻抚过，吴文藻任其摆布，陶醉得几乎快要昏睡过去。

在理发厅享受了一番后，来到梅汝璈的房间，两人激动握手，说是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里相会。梅汝璈说，从朱世明那儿知道，要不是这几天开庭紧张——且又是审理“满洲国”事，溥仪“皇上”出庭作证，一定会去探望学兄的。走进房间，处处纤尘不染，梅汝璈说，每天都有日本的清洁人员来打扫清理，一清理就是半天，都有些不习惯，后来告诉他们，只有主人不在房间，才可以清理，说不定刚刚走呢。吴文藻环视客厅一周，见墙上挂有三尺宝剑，便取下来细细欣赏，以为是“中正剑”呢，梅汝璈告诉他，是顾毓琇博士所赠，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献剑仪式”呢。“我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一樵博士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几千几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再‘壮’的吗？我说，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① 吴文藻拔出剑鞘，吹了吹锋口，连说好剑好剑，说该用此剑，斩他个痛快！挂回宝剑，又笑问梅汝璈，怎忍心抛下新婚之妻，弄得两边都独守空房？“可以将弟妹带来呀！”梅汝璈连连摆手，说就那么几个月便回去了，算了算了，没有更长的打算。^② 顺便也问及冰心女士，何日抵京。吴文藻一一着答，又问了一些审判的情况，梅汝璈也简要告知，并言，作为政治组长，希望吴学兄从政府的立场，给审判提供更多的支持。之后，他们谈到顾毓琇，吴文藻说我们这位清华同学，真是能上能下，能屈能伸，复员后，走得早，都以为他要到南京做官，没有想到这位教育次长、中央大学校长竟也低就了上海教育局，又是第一个跑到日本来考察教育的官员，言谈中，两人都流露了敬佩之情。

到达东京的8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修改后的《日本国宪法》。政治

^① 《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第4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

^② 梅汝璈在日记中曾透露，大概四五个月的时间便可完成审判。没有想到，史称东京大审判，时间竟然长达二年有半。

组保留了历次修改的新宪法文本，吴文藻一一调阅研究，发现，所有的修改文件中，没有一份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正式文件，也没有麦克阿瑟的正式讲话的文本。而实际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日本新宪法的修改，是在美国占领军（形式是盟军）、在麦克阿瑟一手操纵下进行的，宪法中的天皇体制、民主形式等，都是体现了美国的意志与价值观。所以，吴文藻便找来秘书，询问这些文件是否齐全。回答是肯定的，麦克阿瑟没有任何一次讲话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但一切都是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进行的。

吴文藻开始认真研究起这部宪法来了。“尽管取消了对公民自由的各种禁令，但是个人对自己的基本权利却没有把握，除非这些权利得到永久性的保证。虽然同盟国可能会坚持其使日本民主化的努力，但除非日本有一个基于民主原则的宪法，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的。从日本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来看，很明显，要在旧的专制的君主立宪政体下发展民主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日本实行政治上解除武装和重定方向来说，修改宪法成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① 英国历史学家托因比如是说。

在大量的媒体、简报与不同的修改文本中，吴文藻将日本宪法的修改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根据麦克阿瑟的指令，由日本的内阁组织机构与人员进行修改，包括松本内阁组织的修宪机构，他们的主张是将宪法的修改局限于狭隘范围内，也就是只进行最低限度的改革。有报道称，松本于12月8日（1945年）宣称，“民治的政府”可能会损害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公然为过去的“民享的政府”作辩解。不同党派则有不同的主张，“如改进党所拟的宪法草案强调，需要通过保留天皇的君权来保持日本独特的国体”。自由党的建议基本上与改进党的相似，设想天皇仍超于法律之上，个人权利则要受法律的限制。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发表意见，但是表明将支持增加内阁权力的修改意见。只有共产党是唯一坚持进行根本改变的政党。在1945年12月30日的《赤旗报》上，吴文藻看到了日共认为宪法应遵循的原则要点：没有提到天皇，建议权力归人民所有，内阁对国会负责，人民应有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自由，包括工作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阶级差别和家族差别应予铲除等等。麦克阿瑟虽然发布命令，释放了包括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在内的政治犯，流亡在外的野坂参三也允

^① [英] 阿诺德·托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八卷第二编第三章《1945～1947年间盟国对日本的占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许他返回到日本^①，但是从根本上说，他是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的。因而，麦克阿瑟并不看重这种对宪法进行根本改造的言论，内阁委员会的各种修改草案中，也没有将日共的草案放到特别的位置。在1946年2月1日，松本内阁向盟军最高统帅提出的最后草案的许多方面，却是明显违背了麦克阿瑟的指示，与波茨坦公告相矛盾，与同盟国建立“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的观点相违背。这个所谓的最后草案，“天皇仍然是中心人物，保留着君权。虽然天皇要通过国会、内阁和法院来行使自己的权力，但个人自由和人权仍受到法律的限制。枢密院仍然保留着，武装力量仍准许存在。关于内阁对人民选举出来的官员负责的原则，以及司法独立的原则，都没有条款加以保证”^②。

吴文藻将修改后的宪法草案与明治维新时的旧宪法进行了比较，确实改动不大，或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宪法的框架。对这个宪法不进行彻底的修改，民主仍然无望，天皇处于法律之上，军阀与财阀控制天皇或利用天皇的现象依然可发生，自从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后，日本一步步走向战争，便是与那部宪法有关系的。别说美国，中国也不会同意将宪法的修改停止在这个位置上。在对待日本的国体上，中国政府、蒋介石委员长也有过明确的指示，尊重日本的国体，这种国体是建立在天皇制上的，但天皇处于什么地位？正是美国也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麦克阿瑟正在推进的日本民主改革，如果不能解决宪法中的问题，这种改革则可能都是暂时性的。

继续翻阅文件，继续进行研究。吴文藻不仅是阅读，而且做了大量的笔记，这是他长年养成的习惯。据说，2月1日内阁委员会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不是没有被麦克阿瑟接受，而是立即被扔掉。有一份麦克阿瑟对盟军司令部民政局主任惠特尼将军的谈话记录，是在接到这份“最后方案”

① 野坂参三（1892～1993），世界上两大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神秘的身影曾出现在巴黎、马赛、莫斯科、纽约、洛杉矶……他是日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住宅指挥日本共产党。1940年到1945年，在延安以林哲、冈野进（野坂铁）的化名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工作，1946年1月，结束了16年的流亡生涯返回日本，立即担任了日本共产党主席的职务。——野坂参三自传《亡命十六年》。

② [英]阿诺德·托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八卷第二编第三章《1945～1947年间盟国对日本的占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的第二天与第三天，分两次进行的。这应该是绝密件，但由于修宪本身是公开进行，所以，麦帅并不怕人们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要的是把他的意志变成现实。吴文藻当时看到这份谈话记录肯定全文抄写，但由于日后中国政坛的变故，这些抄件都进入了国家档案馆了，所以，只得引用托因比的文字：

麦克阿瑟于2月2日和3日与惠特尼商谈，并决定有几点应写入新宪法。天皇将是国家的首脑，他要根据宪法行使职权，要对人民的基本意志负责。第二，必须废除“国家拥有作战的最高权利”，日本应放弃把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甚至作为保卫自己安全的手段”。除了皇室以外，贵族制度只限于目前这一代，贵族没有政治权力。最后一点是建议仿照英国制度制订预算。还进一步决定，根据这些原则的性质和运用来指导日本政府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准备一个包含以上这些原则的宪法草案。^①

同时，麦克阿瑟决定不用将意见再传达给日本政府了，由惠特尼亲自操刀，用最快的时间，将修改方案提交给日本内阁。于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民政局变成了“制宪局”。在惠特尼的主持下，民政局日以继夜开动机器，新的宪法草案在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内完成。麦克阿瑟批准了这个根据自己意图修订的草案，在2月13日会见了日本内阁的主要代表，正式通知他们松本草案不能接受，另交一份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草案。于是，日本的媒体一片哗然，各方报道却大不相同，有的称“日本被迫不加修改、不加讨论地接受了民政局的草案”；有的媒体说，盟军并没有强制日本人接受；有的媒体又说，盟军警告日本“要是内阁不采取行动的话，麦克阿瑟将军准备把问题摊在日本人民面前”。显然，如果麦克阿瑟直接把草案摊给日本人民，这就意味着内阁未能起草一个可以接受的草案，没有一个内阁能在受到这样的公众谴责后继续存在下去。

吴文藻看到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觉得有趣，说明民主与自由的气候开始形成。松本内阁的几个成员仍然争辩，想把修改减少到最低限

^① [英] 阿诺德·托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八卷第二编第三章《1945~1947年间盟国对日本的占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度。最后，还是天皇出来说。成对宪法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宪法修改草案于1946年3月6日在日本公开发表，麦克阿瑟和天皇都表示坚决赞同。

这个修正草案，现在就在吴文藻的面前。他做了新旧宪法的对比，发现如下根本性的改动：新宪法的第一章，规定了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集中的象征，也就是说天皇已无实权；议会制与内阁制，基本仿效美国的政体，但又保留了一个可以影响民意的天皇。这一条也符合了蒋委员长的意见。在第九条中，写明了永远放弃战争，放弃战争军备及交战权，日本国民真诚祈求，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和武力威慑，以及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国际间的纠纷。为达到上述的目的，不应有海陆空军力量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这一条，更是重要，从而从根本上解除了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力量、没有交战的权力。这些对亚洲邻国的安全尤其重要。

11月1日，吴文藻以顾问的身份，出席了盟国对日本即将颁布的《日本国宪法》说明会。在这个会上，他了解到虽然日本的内阁反对的声音渐渐消失了，但由于麦克阿瑟过于心急，引起了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的关注。远东委员会研究了宪法草案，出于对日本国内事态的迅速发展，远东委员会的许多成员认为盟军最高统帅部是在特意鼓励国会尽快通过这部宪法，使得以后远东委员会无计可施。因而，远东委员会极力防止在日本出现草率行事的情况。远东委员会担心，如果仓促地通过宪法，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人今后会说这部宪法是无效的，因为是强迫被通过。远东委员会决定给予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充分讨论和考虑新宪法，并把这一决定当作一个政策问题，告知盟军最高统帅部并说明是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条款。之所以在3月公布的新宪法修正案，直至现在才正式颁布，中间正是考虑到远东委员会的政策指导性意见。说明会之后的第三天，即11月3日，最后修订并通过的《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日本举国上下举行了庆祝活动，天皇亲自出席。吴文藻出席了东京的庆祝活动，在盟国对日委员会的席位上，他看得清楚，天皇当天的表情显得轻松。